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七

張湛處度注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斂聚、一物之斂靈。斂聚者終散、斂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爲關鍵、用禮教爲桎梏、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趣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

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夫專爲无已、故情无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

身、燠其心。

夫名者因僞以求真、假虛以招實、僞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无勤勞之弊邪。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

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

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笑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

君斂則己施、

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

名貧、僞名富。

爲善不以爲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也。僞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

名者、僞而已矣。

不僞則不足以招利。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

下、享祚百年。

僞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

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省、猶察也。

楊朱曰、百

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

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

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

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

厚復不可常馱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

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异哉。

异、異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覺之、有似字誤。

然此書大旨自以爲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

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

爲善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

爲惡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

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

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

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

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爲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

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

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

死後。

此說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慮其後、無繼當今者、德之至也。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積

以放餓死。

守節至死。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窶、貧也。殖、富也。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

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

不窶之所資、

善逸身者不殖。

不以勞心以

營貨財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

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

相哀也、不舍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

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

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

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適、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比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通謀

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

闕、塞。目之所欲見

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

顫。

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

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

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

也。

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

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懷於矜懼、憂內

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

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

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

袞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

唯取其奢儉之異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則

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

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

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

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

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

擇稚齒矮嬖者

嬖、音烏果切。矮、音奴生切。

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

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

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

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

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爲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變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實離於覩。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

別之、猶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

辨也。

以若之治外、其法可鑿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

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太遲鈍、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

然其言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遠之言者耳。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

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爲也。无

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

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偏、非齊土

之所產育者、无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

脩遠、无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

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无藥石之儲、及其死也、无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无常、財貨之聚散、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

財焉。禽骨舄。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聚意所經、而誠理所取。

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蘄久生、可乎。

曰、理无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久生、亦

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

況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无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

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

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无所顧戀也。

无不廢、无不任、

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

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

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

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

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答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

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

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

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

察省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

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志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

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蹶安、

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

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

此天人窮毒者也。鮌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

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

美絃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

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

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

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

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无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

株塊无以異矣。觀形卽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

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

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

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

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

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掃著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懷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

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鵠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

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无不消滅、但遲速之閒

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

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

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

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

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

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

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

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軼下之

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人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

故。一爲壽、

不敢忘其嗜慾。

二爲名、

不敢忘其所行。

三爲位、

曲意求通。

四爲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

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達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

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

不矜貴、何羨名、

不要勢、何羨位。不

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得其生理。

天下无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故語

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

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

節離急。

離、音區。位切。

一朝處以柔毛絺幕、薦以梁肉蘭橘、心膺體煩、內熱生

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億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无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

黻、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隩室、綿

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煊、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

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

者、无厭之性。无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其身、乃復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

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

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

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

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

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

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

之閒哉。